



時間的消逝與回憶的珍存：葬送的芙莉蓮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 李宇洋醫師

《葬送的芙莉蓮》是開始連載於2020年4月28日發售的《週刊少年Sunday》的日本漫畫。故事講述勇者一行人在打倒魔王之後的故事，敘述者便是由勇者一行中的精靈魔法使—芙莉蓮作為敘事者及延續旅程。

故事開始在結束十年討伐魔王的冒險，人類族的勇者欣梅爾、矮人族的戰士艾冉、人類族的僧侶海塔、精靈族的魔法使芙莉蓮作為成功討伐魔王的英雄凱旋並接受國王的表揚。在慶祝祭典的晚上，他們剛好遇上五十年一次的流星雨—半世紀流星。伴著青藍色的光火群劃過天際，像是象徵和平的時代到來，那木然表情彷彿不懂人間世事的芙莉蓮卻提議：下次五十年，半世紀流星到來時再要相聚，並帶他們到自己私藏視野更好的地點欣賞這流星群。對於長壽的精靈族來說，五十年便只是一下子的時間，但對於人類來說五十年已經又是大半輩子的事情，再次相聚的時候街景已經截然不同，勇者欣梅爾也已經成了駝背老朽的老人，他們再次踏上最後的旅途，欣賞那相約半個世紀的流星雨過後，勇者欣梅爾的逝世了。表情木然的芙莉蓮在喪禮上因沒有哭泣而被民眾批評無情。但到了將勇者的棺木下葬入土時，芙莉蓮流下了眼淚、哭泣著說道：「誰叫我對這個人一無所知呢。也只是一起相處十年而已。我明明知道人類的壽命很短，為什麼沒有想過去多加了解呢。」

是的，十年對於人類來說已經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對於長壽的精靈族、對於已經活了上千年的芙莉蓮來說，十年真的、真的太短了，就像是一個下午的美夢一樣，轉瞬即逝。不知道是勇者預見了芙莉蓮終有一天會對生命的轉瞬有所轉變，還是單純只是怕長壽的芙莉蓮寂寞，在過去的旅途中建立著一座座雕像，像是留作過去具體的紀念、抑或是一種存在過的證明。不管如何，與勇者欣梅爾的冒險、經歷、與記憶，被豎立在那十年的旅途之中，在此後的旅行也深深地影響著芙莉蓮。

「有一天你會為自己的錯誤而後悔莫及，開始想瞭解人類」這是芙莉蓮的師傅，人類族大魔法使伏拉梅，對她所說過的話。彷彿像是預言一般，在千年後、在芙莉蓮與勇者相遇之後、在他們十年的討伐之後，在芙莉蓮身上印證了。勇者的離去讓芙莉蓮開始探討、去理解生命的意義，而新的冒險便也由此展開。

葬送，時間，回憶，構築了《葬送的芙莉蓮》劇情的美，尤其在「葬送」一詞上，我認為描寫的細膩而柔美。儘管在漫畫中有被魔族提到這是對於芙莉蓮強大的稱號，但我更認為這邊雙關著其他意涵：她的葬送是指什麼，又葬送了什麼東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詮釋，我傾向於是芙莉蓮在漫長的生命中對其他生命的追憶。在上千年的生命中經過多少身旁的人們事物的死亡，在生命的最後為他們送葬，用生命最後及沉重的議題讓主角與讀者們思索生命的意義。「送葬」本身並不只是與死者道別，更多的是與自己心中留念的記憶、現實道別。因為死亡，相處的記憶便只能嘎然而止，沒有接續的篇章與筆墨延續自己與死者未來的記憶。死亡帶走了未來，葬送了現在，只剩過去可以回顧。

死亡帶來的沉重便是自己與死者之間的關係，若真要有個客觀的量衡，那便非「回憶」莫屬。越是密切的人，共同的回憶越多；越是重要的人，相處、關心的互動也越多，這些日常、這些看似瑣碎的時間片段在不知不覺下形成我們對那些重要、珍惜的人們的回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重量就是這樣的回憶所累積而成的。送葬，像是對死者的懷念，回想著相遇、回想著趣事的發生、回想著重要的約會、回想著平凡的瑣碎，當細數著這些不可勝數的回憶時，這個人對我們的重量與意義，在死亡的面前我們感受到了那不切實際的真實。

回憶像是個總結，總結一段相處的故事與結局的好壞，在漫長的人生中有著許多的回憶，好的、不好的、珍貴的、遺忘的……但在回憶記錄的當下卻是客觀的，儘管有時我們會認為這個人怎麼怎麼爛，這件事怎麼怎麼壞，卻也無法預知未來的改變與影響，這意味著一個人不到最後，我們無法確定他對我們的重要與影響，直到蓋「棺」論定，我們才能「回溯地」主觀定位這個已逝對象對自己的影響與價值。

是的，我認為意義與價值是後來附加的，但這不意味著結果論。在記憶的過程正是我們的經歷，正是人生值得品味與感受的過程。正是因為當下的重要才成為記憶的依據、成為記憶筆墨的濃淡、成為記憶鑿痕的深淺，我們在當下的相處是「珍貴」的依據，我們在時間終點的總結才是「回憶」的重量。因為珍貴才會累積，因為累積才有重量。

《芙莉蓮》的篇章與小故事也提醒著我們當下的重要，錯過的時間便也抓不回來，每個相遇與相處亦是獨一無二，《芙莉蓮》中勇者在各地打

造、豎立的雕像像是幫芙莉蓮建立一個個記憶的存檔點，當芙莉蓮再次路過、旅行到這裡時，她便能想起過往種種，尤其是在這個地方發生的事情。故事中，隨著芙莉蓮重啟的旅程，他們將再次沿著討伐魔王的旅途去尋找靈魂的長眠之地，去尋找勇者欣梅爾的靈魂並再次與他對話。在旅途中，他們接受了清掃勇者雕像的任務，在清掃並修復雕像後，想為勇者在雕像旁種植其故鄉的蒼月草，然而在周遭森林都已經絕跡了蒼月草的情況下，芙莉蓮仍然堅持了大半年在尋找蒼月草的蹤跡。在一般人看來異常的堅持，似乎反應著芙莉蓮對於時間流逝的遲鈍，但已經慢慢明白人類生命短暫的芙莉蓮，對於蒼月草的堅持顯然還有其他理由，她回憶起勇者說過：「有朝一日帶她返回故鄉見識當地特有的蒼月草」。記憶影響著芙莉蓮的行為，或許她自己沒有知覺（畢竟大半年對她來說，就像是比一個下午還短的時間），但徒弟的費倫等不了這麼久，她的著急讓芙莉蓮再次明白時間的短暫。最後在因緣巧合下，透過種子鼠終於找到近乎絕跡的蒼月草，勇者雕像旁開滿了青藍的蒼月草，那景象似乎與勇者所描述的故鄉重合了起來。芙莉蓮回憶起她千年人生中那最特別的十年、影響深遠的十年，讓她產生後悔與改變的十年，她將蒼月草編成花冠戴在勇者雕像的頭上，曾被視為感情木然的她也溫柔的笑了起來。

我們每個人亦有可能是芙莉蓮，對於生命長度比人類短的寵物、抑或是每個階段時期的時光，我們是後知後覺的，在即將失去的時候才知道（也才能去定義、評斷）這件事、這個人、這段時期對自己的意義。我們也在葬送，葬送這些事物結束的同時，同時細數著回憶，因為有所回憶也才能知道、凸顯出珍貴的所在。我們在葬送的過程有所知、然後有所回味、有所感悟、並透過告別來向自己交付這件事這個人之於自己的關係與

重要，這便是珍惜、便是珍貴。一個自我的儀式，一個自我與另一個自我的告別，我們將更珍惜這段無法再添筆的記憶，雖然回味永遠只能回味，但我們也更明白當下的相遇與相處是多麼難得與值得珍惜。

《葬送的芙莉蓮》動畫於今年 2023 年十月放送，作為十月番話題熱門，在放送前漫畫系列銷量累積突破 800 萬本。在原作漫畫中人物之間細膩的情感對比漫長之間中倏忽即是的生命，芙莉蓮的冒險「慢」的將情感慢慢地滲入讀者的內心，讓人品嚐當中的辛酸、欣喜、珍惜、與懷念。漫畫的佳作與口碑，加上這次動畫交由老牌動畫製作公司 MADHOUSE 負責，導演由去年話題作品《孤獨搖滾》的齋藤圭一郎，並由《紫羅蘭永恆花園》的 Evan Call 作曲，片頭曲與片尾曲分別由 YOASOBI 與 milet 詮釋，讓動畫界的粉絲們不禁迎頸期盼，讓聽到消息的我也滿心期待。不管熟悉或不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不管是喜愛動畫或是沒接觸過動畫的朋友，動畫《葬送的芙莉蓮》都值得任何聽到這部作品、有任何那麼一點興趣的朋友點開來欣賞，慢慢的品嚐那人生相似非似的體驗與認同，感受那淚與真誠、感受時間的流逝、感受回憶的珍惜。